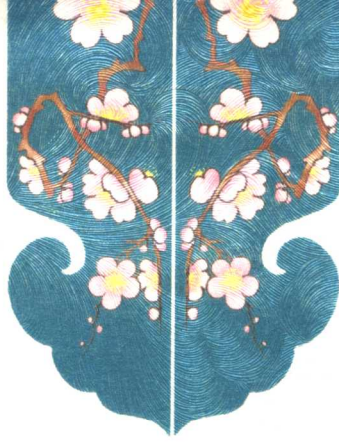




陈香梅全集

7

A Collection of Anna Chennault's Writings



陈香梅



1979 年在美国“五月花”讲坛演讲



1982 年在全美中华妇联会上发表演说



支持参议员高德华(右三)竞选总统



代表里根总统到马来西亚访问



在白宫接待菲
律宾前总统马科斯



在水门大厦家中招待参议
员及夫人



在华盛顿与
美国政界人士在
一起



与飞虎航空公
司董事长(左)合影



19 廣州市籌集教育基金拍賣會.95

捐 贈 証 書

CERTIFICATE OF CONTRIBUTION



廣州市教育基金會
GUANGZHOU EDUCATIONAL
FUND
廣州市藝術品拍賣公司
GUANGZHOU FINE ARTS
AUCTIONEERS



陈香梅在演讲



1992年陈香梅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合影



在台北新公园
中的陈纳德铜像前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oosevelt Building
1149 Third Avenue, N.Y.
Washington D.C. 20007*

812 333 3381 Fax 347 0723

*Reflections
on
Anna's China*

陳香梅

The woman of two worlds
Anna Chen-mei: Chen rising like
Spoken from her heart
About her love for her China
Every inch of my homeland
a process

Traveling there with her
Amidst her people and their land
Evokes the efflorescence
Of her electric presence
Watching the wonder they feel
For her hope, dignity and courage

In the triumph of her spirit
They connect the possibilities of today
With the timeless ancient roots
Resonating through the centuries
Between her and her homeland
Beats a covenant of the heart

She seemingly rises out of the
Leaning mass of bicycles
Endless seas of bicycles
Deliberately wheeling into tomorrow
Tethered to the past, they roll
Toward the hopes and freedoms and dreams

The highest officials of Beijing
Warmly embrace her as if
To hold their own aspirations light
Her visions, her words, her deeds
Enlighten their dilemma of how to
harness the resources to the opportunity

In ancient Beijing she receives
A hero's welcome across generations
The round wonder of perfect faces of
Little children offering flowers
The weathered smile of The General's
Avatar: heartful remembrances of fifty years

陈香梅创作的英文诗

廿一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也是中国人的世纪。
中国人如今虽然又再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我
对中国人有信心,中国人是一个不屈的民族,
让我们共同合作,为世界为人类创
造一个和平美好的明天。

谢各位朋友,並祝福大会成功!

國際合作委員會主席
陳香梅謹啟

八月十七日 松
華盛頓

陈香梅中文手迹

目 录

中 篇 小 说

- | | | |
|--------|--|----------|
| [2] | | 异乡人 |
| [24] | | 圣若塞一佳丽 |
| [54] | | 丈夫、太太与情人 |

短 篇 小 说

- | | | |
|-------|--|--------|
| [105] | | 窄门 |
| [115] | | 矛盾之事 |
| [123] | | 秋之花 |
| [133] | | 女秘书及其他 |
| [141] | | 灰色的吻 |
| [161] | | 无声的祝福 |
| [177] | | 圣诞的故事 |
| [184] | | 永恒的春天 |
| [196] | | 金缕衣 |
| [211] | | 离婚 |
| [219] | | 爱 |
| [227] | | 茶花怨 |
| [233] | | 死恋 |



[240] | 爱神的叹息

诗 歌

- | | | |
|-------|--|--------------|
| [259] | | 乡愁 |
| [261] | | 除夕 |
| [263] | | 炉火 |
| [265] | | 长廊 |
| [267] | | 旧情 |
| [269] | | 落叶 |
| [272] | | 杜鹃花 |
| [274] | | 爱与思 |
| [276] | | 路 |
| [279] | | 花 |
| [282] | | 雪 |
| [284] | | 访法门寺（二首） |
| [285] | | 西安游（三首） |
| [287] | | 西安烟花节 |
| [288] | | 井冈山 |
| [289] | | 再上井冈山 |
| [290] | | 海南三亚 |
| [291] | | 读启功师作 |
| [292] | | 题赠美国总统府学者委员会 |
| [293] | | 赠汪道涵大兄 |
| [294] | | 别离 |
| [295] | | 海南行（四首） |
| [297] | | 上海感怀 |
| [298] | | 怀感 |

[299]	北京
[300]	杭州
[301]	赠书城蒋放年
[302]	云南
[303]	读《李鹏传》有感
[304]	庐山怀感
[305]	芷江
[306]	题赠朱伯舜
[307]	诗七首
[310]	悼念蒋经国
[312]	再见吧，叶公超
[315]	述怀
[316]	国庆有感
[317]	感怀

歌 词

[319]	拥有一片故土
[321]	教师颂
[322]	再爱一回
[324]	送你一朵花
[326]	故土在呼唤
[328]	花开花落
[330]	我想他
[332]	冬夜再会
[334]	情人在何方

中篇小说

异乡人



—

离开飞机起飞的时间还有一个多钟头，我既心焦，又觉无聊，于是走到咖啡间去喝一杯咖啡，还买了当日的报纸和几份新出的杂志。咖啡喝完了，想定定神看看报纸，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看看表，还有一个钟头，于是我付了账后又漫步到候机室去，在出售礼物和纪念品的地方停留了下来，心想该买点什么东西带回去给小碧。我看到玻璃架子上放着许多孩子的玩具，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动物，又有许多穿得非常漂亮的洋囡囡，但没有一样合我意。推销女郎走过来问我要买什么，我一时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后来还是她聪明，问我买礼物给什么人，我说是给我的太太。她逢迎而又聪慧地说：“哦，你的太太真幸福。”我没有作答，只对她笑笑，因为她不知道这些日子来小碧为我所受的痛苦。

她在玻璃橱窗内拿出了一对蓝白色的镶珠耳坠，我一看就欢喜，一问价钱竟要二十元，但我此时对于小碧负疚，大有将功补过之意，于是买了下来，放在袋里，准备与小碧再见时拿出来为她戴上。我想配着她那松松的卷发，一定非常漂亮。我买完了耳坠，到处闲荡，心中又想着小碧，不知她的病已好了一点没有，我已这么久没有接到她的信，不知道她是否仍住在老地方。唉，都是我自己不好，为什么要回美国来呢？为什么自己这样糊涂做了许多对不住小碧的事呢？我只顾胡思乱想几



乎误了启程的班机。直到服务员第二次报告东行的飞机就要在二十分钟之内起飞，嘱所有乘客一律登机时我才像从梦中苏醒。

飞机内的乘客不太多，约有三十人左右，坐在我前面的母女两人，大概到日本或中国去与丈夫相聚的。女孩子只有三四岁的光景，满头金发，在后面扎了一条绿色的缎带，一对大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既活泼又逗人欢喜。做母亲的大概累了，正靠着椅背假寐，孩子转过身来，向我打招呼，我笑着问她叫什么名字，又问她的年龄和到哪儿去，她一一都告诉了我，口齿非常伶俐。想是我们的对话把她的母亲吵醒，她命令女儿转身坐下，并转过头来对我作歉意的一笑。

机声隆隆中，我无法入睡，因看到这个金发的小孩不禁又联想到我和小碧的孩子，假如她仍在的话，今年也该三岁了。——旧时往日，我欲重寻！

春光啊，你竟无情地飞逝，如今留在我心底的却是数不尽的悲欢！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珍珠港事变我就被征调到缅印去做情报工作，不久就由加尔各答调到中国的昆明。其时我只不过二十八岁，已做了少校，非常得意。我尚未结婚，家中有父母和兄妹各一人，父母都住南部乔治亚州的亚莲脱城，妹妹在大学二年级念书，大哥已娶亲，经营保险生意，颇有所获，他那时亦已应征入伍，被派到东部工作，我的嫂嫂则暂时回到娘家居住。

我不喜欢仰光，对加尔各答也没有好感，我讨厌那种热带的炎阳和骤雨，对于那些终日愁眉苦脸的土人更感厌恶。在加尔各答只停留了三个月，工余之暇惟一消遣的地方就是那充满印度人的气味的酒吧，我的肚子里充满了威士忌酒和姜汁酒，

晚间有时喝得酩酊大醉才回营里去睡觉。我对于印度女人颇有点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虽然有许多次我同房住的伙伴们曾一再对我说要为我介绍印度女朋友，但我毫无兴趣。

再说那时我与珍纳仍不断地书信往来，她是我的爱人，我们虽未正式订婚，但大家心中都有了默契。我于许多年前就已把我的金戒指送给她。在美国若是你的女友接受了你的金戒指而且又已把它戴上的话，就是说她已接受了你的爱，并且表示不再与另一男友出去玩，于是男女之间的婚约无形中就已缔订了一半。当然若后来有什么意外，或大家翻了脸，那么你的女友就马上会把那戒指原璧奉还的。

珍纳和我的家同住在亚莲脱城，在大学时我们是同学，虽然我比她高两级。我和她相好时是在我即将毕业的那一年，她和我同系，大家念的都是新闻学，因此大家很谈得来。

我被调到海外的第一年，珍纳已开始在一家报馆做访员。我许多同学与朋友在被征调之前都赶快地和他们的女友或未婚妻结婚。我们的家庭也都主张我们结婚，但我和珍纳却另有一番打算。珍纳还想做几年事，我也不急于要结婚，虽然那时我已二十八岁，而珍纳亦已二十四岁，但我还不想有家庭的牵累。至于珍纳呢，她说这次的离别正好考验我们两人的爱情，于是我和珍纳就此分别，又怎料到战争结束后一切面目全非，而我更遭受了不少人生的惨变。

离别的前一天晚上，我和珍纳到一家小餐馆吃晚餐，那时离圣诞节只有数天，我们两人预先互换了圣诞礼物，大家表示要在圣诞前夕才把那包礼物解看。珍纳要我答应她常为她写信，我当然一口答应。我们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但大家都记不起该说些什么。于是我提议到俱乐部去玩撞球去，但我们两人都有点心不在焉，最后珍纳要我送她回家去。